



31-32

重讀徐志摩愛情紀事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方美芬



許我一個未來：

徐志摩的愛情紀事

蔡登山著

台灣線上國際公司/8903

ISBN 9573096609/平裝

不同以往記述徐志摩事蹟的書籍，本書採用史書記事本末體方式，以事為中心，標立題目，依年月為序，重新解讀一代才子徐志摩與元配張幼儀、才女林徽音、凌叔華和名交際花陸小曼4位女性間的愛情紀事。在不受人物、時間侷限寫法下，以事為類，將徐志摩部分事蹟做了較為系統性的敘述，從不同視照審視其一生「尋求靈魂上之唯一伴侶，得知我幸，不得我命」的無奈，以及執著追求「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但是展開其36歲生命和「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地「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他單純追求愛情的歷程，讀之令人泫然！

全書論點實據主要參引了張邦梅《小腳與西服》、梁錫華《徐志摩新傳》、梁一翻譯《徐志摩英文書信集》，以及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裡〉、〈懷四十歲的志摩〉、蔣復璁〈徐志摩先生軼事〉、章君毅〈徐志摩的盛大婚禮〉、趙家銘〈從蔣復璁之逝談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等資料，記敘徐志摩的生活、思想、言行轉變與愛情。作者蔡登山先生長於新文學史料研究工作，籌拍「作家身影」傳記影像系列，將史料與影像熔於一爐，深入地探索作家心靈世界。在製作徐志摩單元時，即隨機親赴浙江硤石、上海、北京、英國等地，實地勘查探索徐志摩生活軌跡，同時大量蒐集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資料，並與研究志摩者共同討論查考，就累積沉澱後的資料，以不入流俗理性兼感性之筆，

描述一個不完美的徐志摩，同時書寫生命中4個女人各自成長的特質。

全書分13場次，以徐志摩為主軸，依年代順序，貫穿其家世、成長、教育、交友、婚姻暨思想演變狀況，並巧妙地點染出師生之情、男女之誼、朋友之義、知己之愛，雖曰言情，在人物交互烘托下，見出志摩的真摯、誠懇，以及那時代似情似友關係中，彼此理性兼感性的處事態度。紀事下的4位女性，每個人都有其成長背景的型塑環境，不同的成長，塑造不同個性，她們的耀眼雖因志摩始為世人知悉，但其成功之因，在於理性與感性間選擇一個平衡點繼續人生的歷程。

本書從女性主義觀點，還原各自既有的面貌，元配張幼儀的溫柔堅忍，雖出生顯赫之家，然經歷婚變、喪子之痛後，終以「感謝」的心長成新時代獨立女性，因此在「人間四月天」劇集裏贏得稱頌；志摩知己林徽音，生長於半封建家庭，母親乃舊式女性包辦婚姻下的受苦者，在矛盾的大家庭中長成，影響著她人格的塑成，在溫婉外表下，內心熾熱追求著人格上的獨立與自由，潛意識影響到對愛情與婚姻的選擇，由於不願步母親後塵，並且良心道德上不忍對不起無辜的張幼儀，於是在徐志摩與梁思成間做了痛苦的抉擇，卻因此成就了一位中國近代女建築師；與林徽音「道一生珍重再見」後未認識陸小曼之前，徐志摩遇見了文學藝術兼修的凌叔華，慧妍多才的凌叔華同樣成長於封建大家庭，但個性溫順善解人意，她與徐志摩情同手足，是個「真能體會，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是真正瞭解志摩「靈魂的想望」和「真的志願」的知己，雖與志摩短暫交會過，出身大家庭的她處事冷靜，因印度詩哲泰戈爾來華訪問，與北大外交系教授陳源（陳西滢）因共同接待之緣而結為連



理；凌、陳結婚後2個月，徐志摩與交往2年的陸小曼結婚了，這位曾經令他「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的交際名花，是徐志摩在家庭、老師、社會反對聲浪中執意選擇的靈魂伴侶，結婚8個月後，卻讓他傷心地寫下「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他的負心，我的傷悲。」這位因林徽音點燃詩情的中國拜倫，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詩魂已倦，「腦筋裏幾於完全沒有活動。…想做詩吧，別說詩句，詩意都還沒有勁兒。想寫一篇短文吧，一樣的難，差些日記都不會寫了」。既已無詩，可想徐志摩的人生也到了終點。

愛、美、自由是型塑徐志摩人格的3大要件，從此出發，鋪展出其成長、思想與人生結局。起初他與張幼儀的確伉儷情深過，然婚後到北大求學，及留學美國、英國期間，漸漸浸染羅素、狄更生、嘉本特、曼殊斐兒等上層文化人的自由思想與人生觀，至遇見林長民及其女林徽音，始發覺「愛情」的真義，而康橋之行所培育的文學情愫，扭轉其起初實業救國思想。從此他在追尋「愛」的痛苦漩渦中掙扎，同時累積不少動人心弦詩篇，其個性上的率真、浪漫，為其贏得不少友誼，卻無法覓得琴瑟和鳴佳人，最終不再飛了，留下滿卷詩文供人追戀！

隨著政治環境的開放與轉變，以及兩岸文化交流的開展，二、三〇年代作家作品全貌因而得以展現。由於史料的盡出，今天重讀徐志摩其人其文，今人不再迷失於過去《愛眉小札》中志摩與小曼的惓惓情思，卻異外地發現另一歷史真相—真實的靈魂伴侶林徽音，才是其為之生為之死的純真初戀情人。同時也深沉地探視到詩人徐志摩並非只有單一詩文才情，他曾經有過救國淑世的凌雲之志，也曾關懷中國農

村建設，祇可惜詩人執著於尋求「真愛」，最後在霧中撞機身亡。雖然大多人指責志摩多情、不專一，不過審閱他的愛情紀事，志摩似乎追尋的是一個理想女人的幻象，在他短短人生中有如孩子般地尋找著一個夢想。

重讀的意義，在於引領對問題現象的另一種新的思考方位，而重讀歷史，重在有實據考證，才能打破既有觀點而建立新立據。檢視徐志摩與張幼儀、林徽音、凌叔華、陸小曼之間的愛情脈絡，從彼此往來的書信詩文以及師友故舊的回憶裏，雖然志摩與小曼曾於1936年3月出版《愛眉小札》，留下兩人愛的紀實。但是隨著新史料的發掘與考證，有時歷史真相多少帶著點殘酷，本書主題雖是描繪徐志摩與四個女人的一卷詩一卷情，卻也透露著陸小曼並非志摩的最愛，因為從史料中顯示出徐志摩是林徽音的「人間四月天」，而林徽音是徐志摩心底真正的唯一「靈魂伴侶」，在彼此心靈互通的詩篇裏，如：〈深夜裏聽到樂聲〉、〈半夜深巷琵琶〉、〈別丟掉〉、〈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你是人間四月天——一句愛的讚頌〉…，而徐志摩逝世後，元配張幼儀也曾慨然地說志摩「到頭來又是為了林徽音」。字裏行間在在透露著徐志摩終其一生始終沒有忘懷林徽音，而林徽音心底也深藏著對徐志摩的思念。

近年來這種因新史料出現而改寫個人傳記的現象，往往是現當代研究作家生平事蹟者無可避免地必須經常與家屬間引發一些筆墨之戰。雖然立場不同，其情可憫，但是回歸歷史，引述史料說話，才能更貼近歷史真相。而重讀徐志摩愛情紀事，正是提醒我們，要「以開放的胸襟，容忍各種可能的觀點提出，容納所有的文獻資料的盡出…」，如此才能「回到文學本位思考文學的課題，來探究人的主題」。 山